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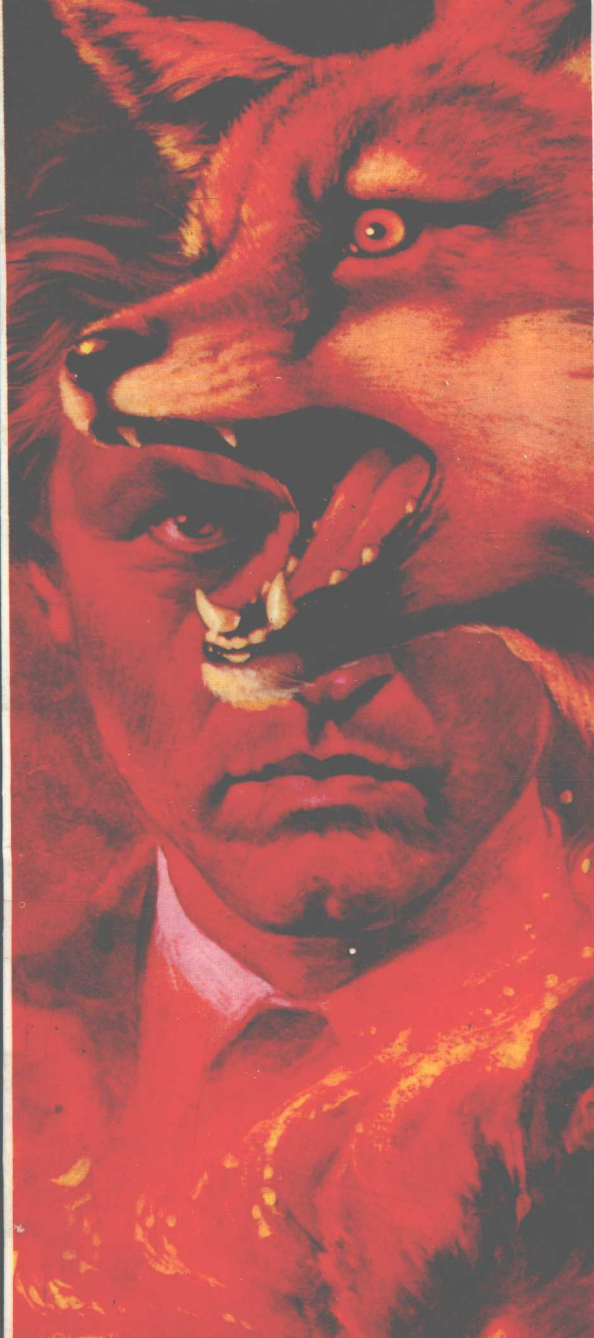
必胜的野兽

(日)

大藪春彦 著

张正生 译

译 著



必胜的野兽

(日) 大薮春彦 著
张正生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一、避暑地事件	(1)
二、代号 YZ9	(12)
三、破坏活动小组成员	(22)
四、巨款与万宝路	(32)
五、海滨饭店	(43)
六、AR—十五自动步枪	(53)
七、铺路石	(64)
八、赌场	(75)
九、偶数点与奇数点	(86)
十、两个女人	(97)
十一、饭前酒	(107)
十二、美洲虎和女演员	(118)
十三、水中战	(128)
十四、海底隧道	(138)
十五、见面	(147)
十六、再进赌场	(158)
十七、归途	(169)

十八、礼物	(180)
十九、汤米枪	(196)
二十、空难	(205)
二十一、伏击	(213)
二十二、失败	(222)
二十三、深入腹地	(231)
二十四、被捕	(241)
二十五、核子潜水艇	(252)

一、避暑地事件

五月二十五日。这一天的摩纳哥是一片万里晴空。

碧兰的地中海轻泛着绿色闪闪发光。遥遥相对的阿尔卑斯山高峰迭起，银雪与阳光遥相辉映。

“青青海岸”上太阳掀起的热浪仿佛坩锅沸腾一般。但由于空气干燥，因而并不让人觉得闷热。

列尼亚大公五世所统治的摩纳哥公国面积仅有 1.6 平方公里。在沿海角、港口海岸绵延三公里。宽约 300 米的带状地带上白色楼群成阶梯状密布成林，形成了这个世界第二小国。古老的海角城市摩纳哥市，港口城市拉科达迷斯，以及以赌场闻名的蒙特·卡鲁罗紧紧连接形成了摩纳哥公园。国家的全部收入都是靠国家经营赌场的利润及间接税来提供。

今天的摩纳哥，由于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的人们显得拥挤、膨胀，世界赛车锦标赛的第一回合——摩纳哥至古兰普利的比赛，今天下午将在这里开始。

摩纳哥至古兰普利的赛车道，不同于斯滋科及蒙萨的赛道，它是将狭窄而弯曲回转，难以估测的楼区街道封锁而成的。整个环形赛道全长 1.95 英里，起点在与安特瓦内特大街相连的交叉路口附近。

巨型烟斗状的赛道上，包括煤气工厂 U 型弯路在内，

共有十个急转弯处，转角都几乎接近于直角。沿着赛道两侧都贴满了轮胎厂和汽油厂的广告。

从上午十点开始，设在起点处的主席台上、沿着赛道的各个饭店、别墅的窗口以及阳台、还有街树及小丘上面，汹涌的码头上早已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

扬声器不断地重复着出场选手名单及赛车号。调整发动机发出的排气声，震耳欲聋，响彻一片，更增加了比赛的热烈气氛。

赛道下方对面的港口上飘浮着无数的游艇。在甲板上，豪富们品味着桌上的美酒佳肴等待着比赛开始。

列尼亚大公的科斯塔·德鲁·索鲁号游艇也泊在游艇群中。但主人到现在还没有在船上出现。

列尼亚大公的游艇是豪华的巡航型快艇。紧挨着它抛锚的游艇外观上要比列尼亚大公的大上一倍。这是希腊船王——世界十大富豪之一，世界三大花花公子之一的安敦·阿那西斯的游艇。在那钢铁的船身上横写着“花花公子”号。据说，这只游艇装备有 1500 马力的发动机。尽管这是艘全长 35 米的游艇，仍可以以每小时 1 海里的高速飞驰。

阿那西斯裸露着被阳光晒成赤铜色的上半身，深坐在甲板的藤椅上，手里拿着盛着蓝色酸橙汁的高级精巧的玻璃杯。

据说他已年近五十，但由于每日进行体育锻炼及按摩，胸前褐色胸毛密生的他，看上去只有三十多岁，鼻下留着小胡子的他那脸孔也极其具有魅力。

但无论怎么说，阿那西斯给人的最深刻的印象还是他

那超人般的活力。他那充沛的精力。正象他那毛茸茸的手指上套着的巨大的 30 克拉的蓝宝石戒指一样，使人震撼。他的眼睛是茶褐色的，一发怒时却泛绿光。

在阿那西斯左边陪侍着他的是一位黑发的迷人女郎，她戴着一副太阳镜，只穿着比基尼泳装。这是意大利的电影女明星克拉乌狄亚·克鲁狄娜莉，是阿那西斯的一个情妇。

至今为止克拉乌狄亚从阿那西斯那里得到的礼物有，30 万美元的钻石，两匹英国良种赛马，一辆超豪华越野车，以及那波利郊外的高尔夫俱乐部及其他。

关于这个高勾夫俱乐部有一些小小的传闻。据说一天克拉乌狄亚对阿那西斯说了句：“我想要个高尔夫球场打球。”阿那西斯立刻就给她买下了这个高尔夫俱乐部。

在阿那西斯赠给克拉乌狄亚的礼物中也包括那幢肯奴别墅。

法国的肯奴距摩纳哥仅有七十公里……肯奴、尼斯、摩纳哥是沿着这碧蓝的海岸排列着的避暑胜地小群岛，一直在进行电影拍摄的克拉乌狄亚，终于从繁忙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住进肯奴别墅，而阿那西斯为逃税而将事业的中心移到未没所得税的摩纳哥。他们就这样共渡他们的春宵良夜。

因为游艇停在距岸边有两百米之遥的地方，因此克拉乌狄亚可以不顾四周人的目光而肆无忌惮地随心所欲。阿那西斯正放眼望着码头前稍稍高起的通向赌场的那条道路。而克拉乌狄亚则象只小猫一样骑在他膝头，将脸颊摩擦着他的胸毛，一边娇滴滴地问道：

“嗯，比赛还没开始呢，太阳这么烈，我觉得好象身子发烧呢，我们钻到船室里好好玩一会儿，不好吗？”

“我也一直忍着呢，可夜很长呀，等待这快乐不也是一种快乐吗？”

阿那西斯将玻璃杯放在桌面上，轻轻抚摸着她湿润的腿。

阿那西斯可以流利地讲六国的语言。

“说的真好听。是对我厌倦了吧？外面可在风传，这一段时间你对法国的米列娜·德蒙嘉很是迷恋呢？”

克拉乌狄亚咬着阿那西斯的胸毛。

“噢，疼！我可不是在说着玩，现在除了你以外，我认为这船上没有其他女人。”

“坦白吧，你，说你抵挡不住她那使男人销魂的眼光和诱人的双唇。”

“我连见都没有见过，你尽胡说。”

“说谎，不过，我可不会在那个法国女人面前认输，你可做好思想准备，等到比赛结束，你再怎么呻吟，我也不会走开的……”

克拉乌狄亚的眼睛燃烧起来，嘴唇光滑闪光。就这样，在倦怠的阳光下，时光飞逝着。

不久，教堂的钟敲响十二下，钟声飘荡在海面上。

这是信号，负责比赛的工作人员跳上用作赛道的码头大道和通向赌场的大道，让一般市民及汽车离开。在危险的急转弯处，开始用沙袋及干草袋筑起保护墙。

阿那西斯用左手抚摸着克拉乌狄亚，右手拿起放在桌上的海军双眼望远镜，开始眺望赛道。他放下望远镜，扭

转他那健美的脖颈，看看桅杆上的监视员。

在桅杆的眺望台上站着的监视员穿着鲜红的衬衫。不以为然地一笑。在眺望台上装有望远镜和反射镜。

位于摩纳哥·拉科达迷斯海角根部的芬托本斯上的宫殿，高高耸立，俯看着海湾，在其入口处排列着玩具似的青铜大炮，堆积着圆圆的炮弹，仿巴金斯格姆宫殿还站着两位卫兵。

午后两点——在宫殿中可以将港口、赛道及摩纳哥·卡鲁罗都一览无遗的图书室内，摩纳哥大公列尼亚五世，将裹着男礼服的矮小的身体深埋在安乐椅中小睡。

在封锁道路而成的环状赛道上，比赛还没有开始，为了招徕更多的观客，现在正在加演一些节目，老式的越野车在赛道上奔驰着，而大公好似对此兴味索然。

无论何时何地总是摆脱不了睡意，这正是大公的特点。且不用说在舞会上或在和各国元首的会谈中，就连吃饭时，也会经常嘴含肉块就睡着了。据说，在他从前独身时代以花花公子之称闻名的时候，也会在正热烈地和美女调情时，忽然鼾声大作。

站在阳台上的秘书，毫无表情地眺望着港口，听到敲门声，他滑向门边，轻轻地打开了门。

是王妃古列谢斯，挽着王妃手臂的男人，高大而英俊，虽说上了年纪却魅力十足，这是王妃过去的情人凯利·古兰特。

曾为荧屏女王的王妃将古兰特·哈利怀特时代的情人们请到宫殿来，顺便观看比赛。

古列谢斯王妃把大公的秘书打发到另外一个房间，大

公仍在打盹儿，王妃和古兰特坐在大公后面的沙发上，互相交换着贪婪的目光，古兰特的手摸索着逼进王妃的衣襟，王妃娇小的鼻子膨胀起来。

正在这时，大公扭动了一下身子，接着大大地打了个哈欠，王妃两人迅速地站了起来。王妃把凌乱的头发胡乱塞进帽子里，古兰特苦涩地一笑，用手帕擦着嘴唇。

王妃眼睛里的火焰消失了。

“终于醒了？国民们可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呢，要不去的话……”

王妃温柔地细语着，一边走向大公把手搭在大公肩头。

“是啊。”

大公在王妃手上轻吻了一下，看到古兰特，轻轻皱了眉头。

“陛下，情绪可好？”

古兰特脸上浮起若无其事的一笑。

他们来到了下层的沙龙里。这时聚集在这里的沙米·蒂比斯·朱尼亚、蒂恩·马珍、斯梯布·马克云等等哈利怀特一伙儿人正在模仿各种可笑的动作逗卡特莉奴公主和安倍拉鲁王子，两个家庭教师以及侍女们也不再拘谨，而是放声大笑了。

卡特莉奴公主九岁，安倍拉鲁王子六岁，大公有一瞬间回想起，一九四八年祈盼已久的王子诞生时，一百零一响祝贺礼炮响彻摩纳哥上空时的情景。

根据一九一一年法国——摩纳哥条约，如果摩纳哥国王没有男性继承者的话，就要被法国合并，如果这样的话，王室及国民都将无法逃脱纳税及兵役的义务。这之后，

条约虽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三〇年进行过修改，但其根本原则仍旧没变。

之所以把古列谢斯选当王妃，当然有巨大的陪嫁的吸引，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接触了这么多女人后已看透：象古列谢斯这样装作一本正经的女子实际上是好色而多产型的，古列谢斯也的确不负众望，生下了两个孩子。

大公曾经心里暗暗想：年轻时也许玩儿得太过火了，恐怕靠我自己的精子让古列谢斯生孩子是不可能了，但是已经生了两个孩子，所以他也就放心了。

因为在一九五九年修改条约时，法国承认继位的既可以是王子，也可以是王女。也就是说，两人之中有一个能平安地长成年，就可以保住有六百年悠久历史的古利玛鲁狄家族的血统了。

而且，即使国家财政连年赤字，摩纳哥大公的王室每天也有约一亿日元的入金。

列尼亚大公久久地和王子及公主耳鬓厮摩了一阵，然后吩咐秘书备车。

不一会儿，宫殿大门口处横过几辆车，大公和王妃钻进了黑色克莱斯勒豪华车，接着王子和公主及侍女们上了罗尔斯·罗伊斯 V 型车，最后来自哈利怀特的客人及大公秘书乘上了梅赛德斯奔驰六〇〇L 型豪华轿车。

由达伊姆拉 SP 越野车改装成的两辆漂亮的警车一前一后将王室三辆车夹在中间，车队开下了白色岩石与绿色橄榄林之间的车道。

王室的三辆车刚从与安特瓦内特大街毗邻的普林谢斯大街驶入赛道，就从主席台及沿赛道的建筑前驶过，

台上传来拥挤不堪的人们震耳的欢呼声。

三辆汽车从在各个跑道之间向主席台而设的休息室旁边驶过。来到其后的加油站。

在排满了装着赛车零件的拖车载着赛车的卡车的汽车修检处旁，便是国营赌场索西约提·邦·美露，在这里摩纳哥海水浴协会的大股东兼要人全都露了面。

摩纳哥海水浴协会这个财团，不仅经营赌博，还独占了一流的饭店、餐厅、夜总会等，有关享乐的设施以及高尔夫球场，港口等可以大发横财的一切。列尼亚五世也是其中的一个大股东之一。

邦·德·美露的大股东当中现在没在这儿的只有还在自己游艇上的阿那西斯一个人，一九五六年，列尼亚大公与女明星古列谢斯·凯莉结婚时，因为所需的费用数额巨大，入不敷出的摩纳哥向阿那西斯提出借款。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在法国及阿根廷也出现了公营赌博，而摩纳哥的财政开始连年出现赤字，再加上大公挥金如土，难怪会入不敷出呢。

但是，阿那西斯认为只要经营有方就能从邦·德·美露获取高利润，他悄悄地买下了协会的四十八万的股份，将近总股数的一半，当摩纳哥意识到事态发展情况时，阿那西斯已一跃而成为超过了列尼亚大公的大股东了。从那以后，在有关协会的经营方针等问题上，阿那西斯与大公和摩纳哥方面的股东的分歧就从没有间断过。

大公在向邦·德·美露的要员问候以后，又向举办这次比赛的国际汽车联盟的官员们致了欢迎词，古列谢斯王妃从联盟副会长手中接过将要亲自颁发给优胜者的奖杯。

王子及从哈利怀特的来宾们，在雷动般掌声中，穿过跑道；在贵宾席上落座了。

大公催促王妃上了白色的敞蓬赛车，然后握住了方向盘。按照惯例，在比赛之前这辆雪白的波尔舍赛车要先环绕赛道跑上一圈儿，以前也曾是红极一时的汽车赛车的大公，漂亮地将波尔舍开到起点线上，王妃挥手向观众们雷鸣般的掌声致谢。

波尔舍启动了，钻过桥底来到几乎接近于直角的伞·狄暴堤的右拐角，从这里便是驶向蒙提·卡路罗赌场的坡路了，经过火铁路。德·巴黎的左转弯、赌博广场的右转弯，站前发卡状跑道，桥边急转弯，来到了埠头大街的一上坡路，为了以防万一赛车从陡壁入海中，这时载着潜水员的小船开始在水面上散布开来。

钻过赌场后面的隧道，波尔舍沿着码头飞驰，转过烟店左边的转角，又钻入处于起点处的桥身，向右转过汽油站旁急急的发卡状转角，返回了起点，也是终点线。

虽然大公绕赛道跑一周花了三分钟，但赛手们必须以一周一分三十秒，平均时速一百八十公里。瞬间最高时速二百五十公里的速度环跑一百周。

大公和王妃一上到贵宾席上，下面排列整齐的十六辆赛车就唰地排成七列，熄掉了发动机停在起点线上。这是按照在预赛中的成绩排列的，因为摩纳哥的赛道危险度极大，所以每年的比赛决赛只有十六辆车。

是车轮全暴露在外的仿佛凶暴的昆虫一样的单座F1型赛车，赛车都刷上了代表各自国别的颜色。

有意大利的鲜红的费拉里，有德国的银色的波尔舍，还

有英国的绿色的罗塔斯 25，库帕、BRM、罗拉……。蓝白色的美国车还是一如继往地在预赛中就被远远地甩在后头。按过渡期规定，赛车发动机为 1500CC，可以达到 200 马力左右。

赛手阵容中看不到在墨西哥赛道进行训练中死去的天才青年赛手里卡鲁多·多罗里纳斯、意大利蒙萨赛道训练中与十九名观众一齐当场猝死的芬·里托普斯、英国的达古德赛道上负了重伤的斯塔林格·摩斯的英姿，这使比赛略显冷清，灰暗。但是罗塔斯吉姆·克拉克和古拉哈姆·黑鲁、费拉里的菲鲁·黑鲁和约翰·古萨蒂斯、BRM 的里奇·津莎、库帕的布拉巴姆、标致的唐·哥尼和纽黑姆·波尼亚等等的名星们排在前列，这些明星并不是按照预赛成绩，而是一开始就被列在出场赛车名单上的，因此后列的几个赛车都是类似马赛拉迪之流的二流车及二流赛手经过激烈的预赛争夺才获得出场资格的。

比赛开始前几分钟，裁判长示意十六辆赛车开动引擎。千喷烟未跑的排气音震耳欲聋，赛手们踩着刹车控制着仿佛就要象离弦的箭一样冲出去的赛车。

午后三时十五分——起跑线旁裁判长将红白两色的摩纳哥国旗用力向下一挥。十六辆赛车就象火箭一样喷着青烟飞驶而去。

第三十圈儿。先头小组与最后小组之间已有半圈儿之差了。先头小组中克拉克驾驶的罗塔斯和菲鲁·黑鲁驾驶的费拉里擦肩并进，进行着激烈的冠军争夺战，隆隆的轰鸣声和观众的喊叫声早已淹没了高音喇叭的声音。

最后小组的三辆车，踩着急刹车，将蹬了无数次仍在

徒喷白烟的离合器踏板由五速转到二速，冲向加油站的发卡状转角，互相纠缠簇拥着飞过发卡状转角后几辆车猛地加速飞驰起来。

几辆车雷声轰鸣地通过贵宾席的一瞬间，连续响了几声枪声，但却被淹没在一片噪杂声中。

接下去的一瞬间，在最后小组中领先的鲜红色法国车MKS向主席台冲去，撞到护栏后腾空而起。

MKS越过栅栏飞入主席台。赛车被火焰包围着，又变成无数巨大的火花在空中飞散着落向主席台。展现在面前的一幅充满惨叫声阿鼻地狱图。数十分钟之后，混乱平静下来了，死亡十人，重伤四十三人。

而且——安倍拉鲁王子与卡特莉奴公主消失了。侍女们昏厥过去了。一定是有人趁乱带走了王子和公主。得知这一消息的古列谢斯也晕倒在地。

二、代号 YZ9

位于泰晤士河口的莱恩福德村距伦敦的西提约四十公里。葱郁的森林与美丽的黑麦田环抱着莱恩福德村的人口还不足千人。

在可以俯瞰岸边垂柳拂水的泰晤士河及石南葱郁茂盛的肯贝利河中砂洲的莱恩福德村的小山上，有一座常春藤覆盖的古色古香的两层楼房。在小山丘周围3公里的范围内全用铁栅栏围起来，美丽的庭院里饲养着鹿，为了捕食园中饲养着的雷鸟及山鹧鸪而钻过围栏的狐狸及獾真是杀也杀不尽。

这是一个清晨。

英格兰的清晨与在树的枝丫之间穿梭的小鸟的啼鸣声和碾磨咖啡的芳香一齐出来了。

伊达邦彦在小山丘上的建筑物的二层卧室里，尽情地打着哈欠睁开了双眼，他深陷在乔治一世时代的床上，点上了马尔马拉雪茄烟，烈性的土耳其烟叶使邦彦的头脑清醒起来。

邦彦从不穿西式睡衣睡裤，而是穿着一件荷兰产的至膝的大衬衫，他从床上滑下来，推开了与阳台相联接的法式窗户。

阳光明媚，但从窗口流进来的气流却带着寒意，站在

阳台上可以看到，在草地和杂木林之间的池水中，小鸭和鸳鸯在戏水。杂木林远处蔓延着的石楠木被淡紫色的小花儿点缀着，仿佛是铺着一块波斯地毯。

扔掉了雪茄烟，做了个深呼吸，邦彦回到卧室，他按了一下床头的响铃按钮，将大衬衫甩在一边一丝不挂。

强健的身体给人一种近乎野蛮的感觉。肌肉就同赛马的肌肉一样清晰可见，胸围 125 厘米，身高 180 厘米，体重 90 公斤，在这躯体中既有长鞭一样的韧性，又埋藏着一种柔质。

邦彦进入深处的浴室，用仿佛能烫伤人一样的滚烫的水和仿佛能冻结起来一样的冰水交替淋浴，然后对镜剃须。

镜中映出的邦彦的脸孔十分英俊，曾经是含忧如梦的明亮深邃的双眸，在超过了三十岁的今天，又增加了几分沉静，蒙上一层玩世不恭与冷酷的影子。但他那仿佛雕刻出来的一般的双唇，却仍能使女人为之痴迷而忘掉一切。

柔软卷曲乌黑的头发剪得棱角分明。在瑞士做的小小的整形手术，使他看上去说他是西欧人也不会使人产生疑异了。

洗完了脸的邦彦，用粗糙的浴巾擦了擦身走出了浴室，正在卧室为邦彦收拾床铺的仆人查利一本正经地向邦彦问候：“早晨好，先生。”这是一个削瘦的年近四十的苏格兰男人。他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和一头略略褪了色的金发。

“早上好。”

邦彦用毛巾擦着，毫不遮掩那微红的全裸的身体，轻松地答道。

邦彦从柜子里轻巧地取出内衣内裤，穿上，然后来到